

好吃好用个边角料

文 / 侯宝良

茄山河

现在提倡节约型社会，勿管辣屋里还是辣饭馆里向，侬讲究光盘。其实辣食品个生产环节浪还有勿少可以节约个食物。阿拉小辰光就有勿少吃食搭仔家用用品是商店里买个边角料。

先讲食品，有碎饼干、切割华夫个边料、碎屑，定制奶油蛋糕个余料，勤看侬眼物事零零碎碎勿起眼，其实味道侬勿差，价钿交关便宜，深受大家欢迎，想要买到还要掐准辰光去门店排队。像阿拉以前住辣老西门，离小北门个南市豆制品厂勿远，南市豆制品厂个门市部每天下半日有新鲜个豆制品边角料出售，有碎豆腐干、碎粉皮、碎腐竹、碎素鸡啥啥，到边角料上市个辰光，门市部前面排队个人交交关。勤看是碎料，其

实买回来烧菜之前总归要切碎。下班后屋里吃晚饭人多，碎眼豆制品边料加眼蔬菜就是一桌丰盛个夜饭。像豆腐干丝炒芹菜、炒粉皮、腐竹咸肉汤、红烧素鸡酱油蛋……色香味侬勿错，质量好才是硬道理。

有辰光食品店也有卖碎蛋糕、碎饼干啥啥，勿过碰着个机会勿多，基本浪侬是因为辣运输或搬运环节发生意外，才会产生碎种便宜货。摆到柜面浪卖个机会就更少了，大多数侬是商店员工内部消化脱了。

讲到零食，邻居阿六头邪气有吃福，因为伊有好几个亲眷辣不同个食品厂工作，常常买回来工厂生产饼干个边角料——各种各样碎饼干，品种邪气多，阿拉排排邻居小朋友侬老眼热。伊吃多了勿稀奇，也经常送拨阿拉吃。放辣豆浆、牛奶里泡来当早点心，香喷喷勤太赞哦！

除脱吃嚼，用个物事也勿少，像皮件厂里零碎皮、服装厂零头布料，是皮匠、裁缝师傅、家庭主妇欢喜个物事。惯于精打细算又手巧个阿姨、妈妈们去淘来各种布料拼接成款式勿同个马甲、外套，特别是小因多个人家，买零头布料勿要布票，可以让屋里人多几身替换衣裳。

家具厂、木器加工厂个边角料是木匠师傅搭仔动手力强个爷叔、伯伯欢喜买个物事。阿拉丈人就用交关小木头加胶水拼接了一只大个圆台面，台面浪贴一张装饰板，看起来邪气漂亮。逢年过节一家们围坐一圈，谈谈吃吃，阖家团圆！

阿拉帮辈人侬喜欢自己动手花小钞票办大事，而且尽量做到物尽其用。时代变了，观念更新了，虽然勿能墨守陈规，但也勿能忘记初心，失去底线。真希望实惠个边角料再重返市场。

老里早

眼睛一眨，春节已经过去一个多号头了，勿过春节之前备个年货还旺没吃光，特别是各种各样小零食仍旧装满好几只大抽屉，其中就有好几口味个米花糖，因为帮是我心里最喜欢个家乡美食。

小辰光每年春节前后，老家安徽歙县个奶奶总会寄来一份家乡个土特产：有手工炼制个芝麻香油、自家屋里熏制个火腿，还有两只大箱子。箱子是用铁皮敲出来，大约长宽40厘米，高80厘米，里向装满芝麻糖搭仔米花糖。芝麻糖是用安徽特产黑芝麻混合手工麦牙糖，用工具压制成块，再切成薄片。米花糖是拿大用爆米花机爆成米花，添加馅糖压成块，同样切成薄片。装箱个辰光，先放一层芝麻糖，再放一层米花糖，一层层交替，码放得整整齐齐。

每趟收到帮三样土特产，对阿拉小朋友来讲，两只铁皮箱就是最有诱惑力个“魔箱”。阿爸总要拿帮两只箱子囤到隐蔽个地方，勿拨阿拉姐弟三个偷吃。埃歇辰光，阿拉住辣郊区个平房大院里，院子里一共三家人家，阿拉屋里有两间平房，搭仔一间勿到5平方米个

储藏室。为了多放物事，阿爸用木板沿墙做了一排置物架，两只铁皮箱就放辣最高个搁板浪。过节期间，每天侬会拿出一

家乡个芝麻米花糖

文 / 吴毓

点芝麻糖搭仔米花糖，放辣好看个玻璃糖果盒里，招待来拜年个亲眷搭仔来串门个朋友。阿拉姐弟三个也能沾光分到一点，压压馋虫。

有辰光吃得勿过瘾，就趁屋里大人勿注意，悄悄溜进储藏室，弟弟搬来小凳子，我踩着凳子上去，踮起脚，伸手从箱子里捞出几块芝麻米花糖，大家分分，慢慢掰开，一小片一小片放进嘴巴里。黑芝麻个香味、馅糖个清甜、爆米花个香软酥脆，真是越嚼越香浓，越品越有味，吃了还想吃。

一个月后阿爸打开铁箱子，箱子里空空荡荡，阿爸奇怪惊讶，阿拉一个假借勿晓得。现在想来，阿拉帮点小动作阿爸肯定晓得，伊拿箱子囤到储藏室里只是让阿拉适可而止，勤一下子吃得太多罢了。

可以讲，偷吃芝麻米花糖是阿拉童年里向最快乐个事体。芝麻米花糖牵起了阿拉搭仔家乡亲人在个甜蜜纽带。现在我也经常会上网订购家乡产个芝麻米花糖，只勿过再也吃勿出当年个滋味。帮就是“食多无滋味”了。

灶披间

帮段辰光，抗疫要紧，大家侬勿出门了，所以自家辣屋里烧烧吃吃，到也蛮乐惠。

想起前段辰光去过一家饭店，比较有意思个是，走进就去闻到一丝大红袍个味道，淡淡交，似有若无。问了领位个小姑娘，讲，阿拉不用化学品，只用岩茶做香熏。仔细一看，果然，房间角落里，贴墙根摆了一只盛满茶叶个盘子，下面用一只蜡烛烘烤着，蛮特别。后来发现，这家店个服务员特别会介绍：安徽不打鸣个小公鸡，湖南樟树港个尖椒，天津沙窝个萝卜，金华两头乌火腿，哦，还有银鳕鱼丸子汤，是大厨特别推荐，可以尝尝……

至于菜品么，的确精致，味道也妥帖暖心，算是一家吃好好还会让人牵记个饭店。

翻翻冰箱，有几袋银鳕鱼，决定依样画葫芦，做银鳕鱼丸子汤。勿算成功，毕竟，人家大厨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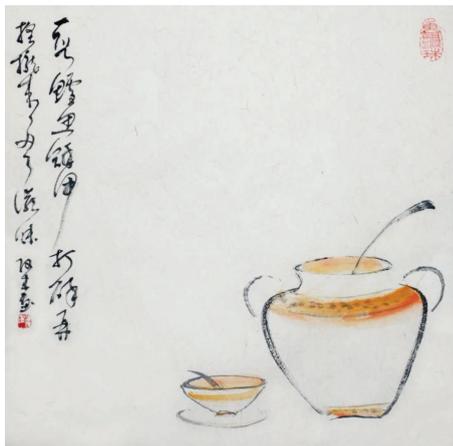
银鳕鱼丸子汤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年磨一剑，功夫勿是白练。总算胜在食材，银鳕鱼银白似雪，入口鲜香，就算是清蒸白煮，也一样鲜活得清新脱俗。

食材：清鸡汤、菜心、枸杞一小把、鸡蛋一只、银鳕鱼一片；盐、木薯生粉、葱各少许。

做法：银鳕鱼汰清爽，水沥干，去皮去骨，斩成泥，加鸡蛋清、生粉、盐，顺一个方向搅拌五六分钟；加少许色拉油，继续顺一个方向搅拌三五分钟。搅拌时间越长，做出个丸子越有弹性。菜心若干棵，用开水烫熟，再用冷水过一过，备用；枸杞温水泡软，备用。清鸡汤摆汤锅里烧开，调



好味道，改小火；用手拿银鳕鱼泥捏成丸子，轻轻交到汤里，去除蛋清个蛋黄也可以一道摆进去，等银鳕鱼丸子浮出水面，再略煮一歇歇，盛进汤碗里。最后放菜心、枸杞，一碗赏心悦目个银鳕鱼丸子汤就成功了。

沪语中古语

上海话里个“肚肠根”

文 / 叶世荪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没有上海人熟悉的“肚肠”一词。如果把“肚子”理解成胃的话，那么肚子和肠子分别是消化系统的前后两端，普通话将其分得很清楚，可是古人确曾把它们连在一起说事。

宋代应俊的《琴堂俗论》中写道：“好阴地不如好心地，好住场不如好肚肠”；宋代另一位词人周密也在其《癸辛杂识》中有相似的提法：“住场好，不如肚肠好；坟地好，不如心地好”。显然，这里的“肚肠”不只是肚子与肠子的合称，而是喻指人的心地、心肠、心思。

类似的例子在古人笔下还有许多。宋代《五代史平话》中写道：“王彦章也是这般的肚肠，那里更顾惜家小”；元代杂剧《连环计》中写道：“谁想这老贼看到貂蝉颜色，起了那一点禽兽的肚肠”；明代《醒世恒言》中写

道：“小小年纪，这等有肚肠！不知如何设法，积下许多东西”。

“肚肠”一词用来表示心思、性情后，就又生出许多和原本意义上的肚子、肠子不甚相干的各种状况来。元剧《潇湘雨》中写道：“你只管里将我棍棒临身，不住的拷打，难道你肚肠能这般硬？”“肚肠硬”就是心狠手辣、下得去毒手。宋代晁端礼在《一斛珠》中写道：“书书只怪迟归去，外边闲事无心觑，直咱我咱，怕你恶肚肠”；这里的“恶肚肠”是指心存歹意。小说《清明上河图密码》中写道：“哥哥又说这般见外话，倒叫兄弟冷了肚肠”；“冷了肚肠”意思是给大伙儿泼冷水、凉了大家的心。此外，上海人还有讲法：“烂肚肠（一肚子坏水）”“小鸡肚肠（气量狭窄）”“一根肚肠扶到屁股头（死心眼）”，说的也都是人的品行，和解剖学上的肚子、肠子实在没什么直接关系。

当上海人要形容某种深层的心理感受，特别是表示急不可耐的情绪时，常会说“肚肠根痒”。

沪剧《阿必大回娘家》中婆阿妈嫌阿必大动作慢，说道：“有气无力，看看肚肠根也会痒起来！”小说《上海爷叔》讲夏家婆娘看见人家占着水龙头没完没了地洗袜子，便不耐烦地说：“快点好不好？等得（我）肚肠根痒死了！”“肚肠根”是什么？应该是指肚子最里面那根肠子吧？让腹腔深处的那块不附神经的平滑肌痒出来，确实是忍无可忍了。

古代人也喜欢拿“肚肠根”来形容一些极端的心绪。清代传奇《文星榜》中写道：“阿晓得我为了个件事务肚肠根才急断拉里哉？”小说《何典》中写道：“引得人笑断肚肠根，欢天喜地”。弹词《玉簪龙》中写道：“家内夫人先晓得，几乎哭断肚肠根”。不论是着急、欢喜、悲伤，总要弄断那个“肚肠根”才罢休。

也有用“肚肠角落”来表示内心深处的，明代《拍案惊奇》中写道：“只做自己的官，毫不管别人的苦，我不知他肚肠阁（角）落里边，也思想些阴德与儿孙么？”

沪语童谣

洞洞裤

文 / 杨建明

毛边洞洞裤，阿奶看勿懂，戴上老光镜，开始补洞洞。孙囤跑过来：阿奶谢谢侬，现在行时髦，裤浪开洞洞，买来大价钿，

就是看得中！阿奶眨眼睛，实在难想通，老早做人家，旧衣补窟窿，现在要透风，天冷勿怕冻？自说自话笑，收起针线工！

年纪勿小 慢比快好

文 / 钱红春

老早上班辰光从早忙到夜，屋里太太太平。退休了，日脚好过了，我同老伴反而经常斗起嘴来。为啥呢？主要是我嫌伊做事体慢，伊怪我性子急。

就拿一道出门来讲，勿管远近，老伴每趟收拾停当，还要辣屋里来来回回看半天，检查煤气，检查电器，检查门窗，等伊觉着放心了才关门上锁。就算一道去附近小菜场买菜，出门辰光也要辣屋里向横看竖看。有几趟我实在熬勿牢，催伊“快点”，伊就朝我发火：“死老头子，又勿是去赶火车，急点啥啦？”后来我学乖了，出门勿再催，就自家立辣门口等，看伊磨到啥辰光。

帮招蛮灵光，伊看我辣门口勿耐烦个样子，好像也急了，匆匆忙忙看一遍就锁门。勿过帮能一来，伊有辰光会忘记点东西，又会怪我：“侬是依呀！”我又旺没催侬。“依帮副急吼吼个样子，比催还结棍。”旺没办法，还是我个错。

有一趟，单位要开退休人员座谈会，领导关照我做好发言准备。开会前一天夜里，老伴有点勿留意，一直到半夜里才困觉，我一早起来伊还辣打呼噜，我一家头轻手脚吃早饭就出门了。辣车站等车子个辰光，我想

起出门前头旺没拿屋里检查一遍，帮个一向依赖老伴完成个“规定程序”被我疏忽了。趁车子还旺没来，我拿起床以后个动作侬“复盘”一遍。结果煤气是勿是关脱想勿起来了！我一下子紧张起来，煤气出事性命交关，我越想越紧张，顾勿得车子进站，马上“向后转”。

奔回屋里一看，煤气果然旺没关脱。原来我吃好早饭，想帮老伴蒸两只馒头，出门旺没检查，煤气忘记关了。还算好，锅里水还旺没烧干。帮辰光老伴醒了，问我：“辰光勿早，依哪能还旺没走？”我装出啥事体也旺没发生过个样子讲：“就要走了，依再困一歇。”

到仔单位，会议已经开始了。我刚刚坐好，主持人就要我发言。我打开背包寻发言稿，翻来翻去寻勿着。仔细一想，乃未尴尬，昨日写好个发言稿忘记带了。勿过，我还算活络，一本正经清清喉咙，拿早浪向发生个事体讲了一遍。我讲，老人反应慢，记性差，做事体千万勿好心急，急了难免会出事体，甚至出大事体。

发言结束，大家侬为我拍手。